

王淑玲

換

得獎感言

阮阿媽號做「換」。這篇小說的主要人物，會使講就是阮阿媽。

毋過，虛構的部份占九成外。也就是講，伊的身世閤親像謎全款。阿爸阿母講，阿媽在生罕得講較早的代誌，凡勢是伊共少女時代的過往，當做是見笑代。另外一个角度來看，這予我閤較濟想像空間，來寫這篇作品。

這篇小說會使得等，對我來講誠有意義。多謝評審老師對這篇小說的肯定。這份榮譽，欲獻予阮阿媽佻彼个時代遐的無法度替家己未來做主意的查某囡仔。



一九一一年九月初，臺灣做風颱。彼幾工，日恰暝透大風落大雨。淡水河水漲，衝到三丈外懸，本底溫馴無波的水流，親像燒水滾起來全款，含著塗沙淹甲規个臺北強欲無去。

天災過了一個月，阿換出世。伊頂頭兩個阿兄，兩個阿姊。欲號名的時，個阿爸共伊號做「換」，看另日有法度換一个有羸脬的無。

阿換有小兒麻痺，行路小可仔跛咧跛咧。做囡仔的時，阿換攏綴佇个二姊阿芬的尻川後壁。逐家若做伙去拈番薯抑是挽豬菜，加阿換兩歲的阿芬，攏會共阿換手牽牢咧，驚伊無去或者是跋倒。

濟困餓死爸。阿爸參阿娘咧按算，留會鬥相共作穡的囡仔就好，落尾彼兩個查某囡仔，賣予人做新婦仔。

阿芬欲走彼工，包袱仔內底干焦一軀衫仔褲。阿換倚佇大姊的邊仔，目睷金金看阿芬予人弄走。

二姊離開了後，阿換無囡仔伴。厝內無人恰伊叮叮噹噹，講東講西，嘛無人會閣牽伊的手，佇田岸頂頭沿路行沿路唱歌。作穡的時，伊就沓沓仔行，寬寬仔趕，橫直無人掛意伊攏總做佬濟工課。

暗時欲睏，伊倒佇阿娘身軀邊。伊問阿娘：「另工我敢會恰二姊相全，去予人做新婦仔？」

阿娘共阿換尻脊駢搭咧搭咧：「囡仔人有耳無喙。緊睏，才會一暝大一寸。」隨後阿娘就幹過去向阿爸彼片，一目瞞仔就睏去矣。

有一日，兩個無熟似的大人，一个查埔佢一个查某對大稻埕來厝裡。阿娘佢阿爸和個參詳，看會使共價數提較懸的無？彼兩個大人棄嫌阿換的跤有小可仔各樣，欲閣較懸，無啥可能。

落尾，價數講定，契約寫好，就等另工來煮人。

阿換知影，頂改是二姊，這擺換伊愛離開這間厝矣。

一工透早，阿娘叫阿換共包袱仔款款咧，綴彼日來的兩個大人去桃園。阿換佢阿芬仝款，干焦一軀衫好紮走爾爾。

查埔人號做坤仔。查某人是個某，伊愛阿換叫伊「坤嬭仔」。坤仔行頭前，坤嬭仔共阿換的手牽咧，行較慢。

阿換進前綴二姊出門，上加行去溪仔邊洗衫，攏無閣走較遠途。汐止車頭人誠濟，阿換細粒子，佇一陣大人內底，那行那相。伊生目睭毋捌看過遮濟人，五花十色。大部份的人穿對襟仔衫，驚熱就戴瓜笠仔。嘛有幾個人佢個無相仝，穿插誠擎紮，規軀攏洋服，戴烏帽仔，閣有穿鞋仔。阿換掠遐的人金金看。

這是阿換頭一擺坐火車。

個坐佇三等車廂。坤仔代先叫坤嬭仔佢阿換佇邊仔等，伊去拆車票。等坤仔的時，阿換猶原對這個鬧熱頓頓的所在誠好玄。一个看起來佢伊差不多大漢的查埔囡仔，穿一領破糊糊的衫仔，提著缺一角的碗那行那咧共人分。逐个人攏有家己的目標，毋是買車票，就是準備欲去坐車，無人插彼个囡仔。

忽然間，一个大人喝一聲：「猴囡仔，莫走！」

彼个查埔囡仔從誠雄，對遠遠彼片走過來這片，無張持擗著阿換。阿換彼時拄好手恰坤嬭仔牽無綫，倚無在，規个人煞來跋倒。

查埔囡仔走誠緊，無偌久就無看著人影。阿換的跤頭跌鑊破皮，規个攏是血。

原來彼个提碗咧分的查埔囡仔是剪綹仔，趁人無注意，當準備欲落手的時，就予人攔著。

「你嘛咧衰，猶未坐著火車，就著傷。」坤嬭仔拆開伊家己的包袱仔，提一塊巾仔出來。伊先共阿換跤頭跌頂懸的塗沙粉搨搨咧，閣全款用彼條巾仔拭血，繼落來共布巾仔箍一輾，縛起來。

自細漢，阿換知影家己無才調遐緊，平常時仔罕得用走的，所以嘛誠少跋倒擦傷。拄才彼个生狂的囡仔兄誠克虧，好跤好手毋愛做正當的頭路，偏偏仔欲行歹途。

「若無代誌，咱好通來去等車矣。」坤仔趕緊欲走。「人會當等車，車是無咧等人。」

落尾，這幫車慢分欲到點外鐘。

等車的旅客，有伴的人嘻嘻嘩嘩咧講話，孤一个的提著包袱仔，向望著火車緊來。

聽候火車欲到進前，坤仔恐驚阿換行傷慢，位會予人坐去，叫坤嬭仔綴予牢，伊共阿換抱咧，等車拄擋恬就緊跼起去搶位。月台頂有人咧喝賣喙

食物恰飯包，阿換嘛想欲食，喙瀾強欲津出來，毋過伊真巴結，閣較按怎枵鬼，嘛知影袂當佇這個時陣討食。

火車欲入站矣。阿換看著彼粒烏趁趁火車頭駛過來，規個人愣去，喙仔開開。

旅客實在誠濟，好佳哉坤仔有撇步，佢三个人攏有位通坐。阿換和坤嬪仔坐做伙，坤仔坐佇一个摺雞籠仔的阿伯仔邊仔。車廂內有幾若款味透濫做伙，車猶未開，阿換就想欲吐矣。

火車撲撲嗤嗤的聲佇咧響。欲起程矣。

阿換坐佇窗仔邊，外口的景緻就欲成做記持的一部份。鐵枝路行對佢位去，火車就愛照彼條路線駛走，無通選擇欲抑是毋愛。阿換的心肝頭小可仔稀微，目箍淡薄仔紅，目屎含咧，毋過無流落來。伊想起著兩冬前離開厝的二姊阿芬，自從伊走了後，攏無消無息，這馬毋知過著好無？

阿換手托佇窗仔框，看風景看甲睏去，毋知過了佬久，就予坤嬪仔拍醒。

桃園到矣。佢落車閣行欲半點鐘才到位。

三个人入去到廳頭，阿換覷佇坤嬪仔後壁。

「毋通歹勢，這是你的阿爸恰阿娘。」坤嬪仔閃去邊仔，閣共阿換攏出來。阿換差一脣仔就閣跋一倒。

伊擡頭看面頭前的人，阿爸恰阿娘坐佇椅仔，佢看起來比汐止阿爸阿娘

閣較濟歲。阿爸的邊仔倚兩個查埔囡仔，一个大漢，一个矮矮，毋過兩個人看起來攏癱頭癱頭。

「阿換，來阿娘遮。」

阿換跤閣咧疼，寬寬仔行過去。

阿娘梳一粒大頭髮，頭毛看起來烏黝黝，若是共放落來，定著足大部。

「你的跤哪會咧流血？」

坤嬭仔解說原因，阿娘幌頭，講這馬的賊仔遮好膽，當頭白日敢做歹代誌，予大人掠去就知死。

「阿娘共你講，這是阿昌。」阿娘講煞，手指較軀較大漢彼个查埔囡仔。

「啊若這個是南仔。」換另外一个。

阿昌若柴頭攏無表情。南仔咧笑，伊頭前齒減一齒。

「佢兩個攏加你的歲，你愛叫佢阿兄。大兄佢二兄。」

阿換共兩個兄哥行禮。

食暗的時，阿換佢較早仝款，等到逐家攏食飯飽矣才上桌。毋過，無相仝的是佇這間厝，桌頂的食食確實有較濟，免驚半暝仔腹肚枵甲擋袂牢。

無幾月日，阿換就慣勢著新的生活。欲來進前，阿爸佢阿娘就知影阿換的跤咧行路時會小可仔跛跛，毋捌派予伊做傷粗重的工課，有是叫伊掃塗跤、拭厝架桌，或者是鬥擇菜排碗箸遮的輕可的家內事。

阿換偷偷咧想，彼時伊是予坤嬭仔湊來陳家欲做新婦仔的，毋過，是欲佢阿昌揀做堆？抑是和南仔結做翁仔某？阿爸參阿娘全然毋捌講過。阿昌是大囡，照理講愛先成親，阿換未來的翁婿，上有可能就是伊。

阿昌生著佻阿爸誠成，闊足大穰，氣力飽，若出門作穰，阿爸較捷忸阿昌做伙去。南仔加阿換一歲爾爾，面模仔參體格猶是囡仔款，較成阿娘，跤尖手幼，阿爸出門罕得招南仔鬥相共。

南仔若佇厝，家己耍甲變無撚矣，就去揣阿換。阿換走袂緊，佢毋是拍干樂就是坐佇榕仔跤話仙，攏無耍過走相逐抑是掩咯雞。南仔大舌，毋過興喋，有時仔愈講愈暢，規个人就若咧跳舞咧。

南仔上愛講過年佻叔伯兄弟做伙耍的代誌，講到尾仔愈無清楚，阿換攏聽甲霧嘎嘎。伊嘛愛聽阿換講伊佻阿芬佇溪仔邊那洗衫那耍水的過去，一擺閣一擺，攏袂疲勞厭瘡。

南仔足愛講話，阿昌是恬甯甯。兩個兄弟仔，個性全然倒反。

一日，阿昌無綴阿爸出門，兩兄弟仔佇稻埕咧要走相逐，耍甲忸矣坐佇榕仔跤歇睏。阿換彼時咧摒掃大廳，對內底就聽會著南仔耍甲足歡喜，咧吱吱叫的聲。阿換塗跤掃了，行到外口，南仔拄好看著伊，就攞手愛伊過去佻個鬥陣坐。

來到陳家欲規冬矣，阿換閣毋捌佻阿昌單獨耍抑是講話過。伊跛咧跛咧欲過去，這時，阿昌共塗跤的一粒細粒石頭仔拏起來，直直對阿換擊過去。

阿換袂赴覺察，石頭攞著伊的跤胛骨。

阿昌的面猶原無表情，毋過幹對邊仔去。

南仔氣怱怱，大聲喝：「阿兄，你咧創啥？我欲共阿娘講。」

石頭仔誠細粒，擲著嘛袂疼。是講，阿換全然毋知家己佻位惹阿昌受氣。

「伊毋是恁某，你遐惜伊敢著？」

南仔聽了，起聲吼。Uah！Uah！Uah！吵甲阿娘出來問因端。

阿昌恬恬毋應。

南仔鼻流目屎滴，按怎講嘛講袂明。

「阿昌兄無細膩共石頭擊對我遮來。」阿換那解說那看阿昌。毋過伊無共阿娘投阿昌講的彼句話。

阿娘無責罰阿昌，干焦愛伊好好想看覓按呢對待小妹敢著？

欲暗仔食飯進前，阿換當佇灶跤咧燃柴，阿昌來到伊的面頭前。阿換掣一趺，差一層仔跣無在跋倒。

「下晡共你擲石頭，歹勢。」阿昌專工來共阿換會失禮。

阿換講無要緊啦，予彼擲著袂疼。

阿昌尾手欲離開灶跤進前，愛阿換共手伸出來。

伊囿一粒糖含仔佇阿換的掌心。「這粒予你食。」講煞，幹頭就從出去。

彼是阿換自出世到今頭一擺食著糖含仔。伊共糖含仔塞入去喙內，閣再跼落去繼續燃柴。烏煙鑽對阿換的鼻空，阿換嚇著，嗽一下糖含仔險險仔吐出來。好佳哉，伊反應緊，隨閣含轉去。

糖含仔甜朥朥，阿換共彼个滋味記牢咧，規世人毋捌放袂記。

阿昌自彼擺共阿換會失禮了後，沓沓仔有改變。無綴阿爸出門，伊就招南仔佮阿換去掠田嬰抑是欲草蜢仔。阿換當時仔佮佢做伙揣，當時仔坐佇樹仔跤看兩人走過來跳過去。

阿換來到陳家的第三冬，伊來洗矣。頭擺來洗進前彼站仔，伊的胸坎會淡薄仔癢癢，腹肚有時嘛幽幽仔疼。若欲睏，伊就烏白想，毋是思念阿芬，就是偷偷仔比較阿昌和南仔啥人較好。

彼日，南仔綴阿娘去市內揣親情，無跔厝。阿爸講田裡的工課賸無佬濟，愛阿昌免去。

阿換佇門口埕咧檢查柴籬的大細枝，阿昌對廳頭行出來。

「我想欲去掠魚仔，你敢欲俾我去？」愈來愈高長的阿昌倚佇面頭前問伊。

阿換擔頭看阿昌。

家內事做欲好矣，溪閣無佬遠，伊按算家已有法度綴咧去耍。

佇路裡，阿昌不時停咧等阿換綴過來。若是南仔，攏毋驚歹勢，會直接牽阿換的手，兩人速度節予齊勻平慢。阿昌袂輸柴頭尪仔，那行那等，就是毋敢去摸阿換的手。

阿換毋敢落水，坐佇溪仔邊一粒大圈石頭頂面那哼歌那看阿昌佇水裡趟咧摸咧。

溪水清清，魚仔不時佇面頭前泅來泅去。無佬久，阿昌掠著三尾，共遐的魚仔擲入去竹籃仔內底。

魚仔佇籃仔內直直滾躡，水噴甲規四界，嘛噴著阿換。

阿昌掠甲當興。阿換看遐的魚仔，煞感覺足可憐。

阿換對大石頭跔起來，手摺著竹籃仔。「阿昌兄，遮的魚仔誠可憐代，咱敢會使共個放轉去水裡？」

聽著阿換的請求，阿昌一時毋知欲應好抑是毋好。

阿換等無阿昌共應，就欲行落去水裡。

「唉唷！」阿換的跤拄好踏著上青苔的石頭仔，無細膩滑倒。

竹籃落去溪仔，魚仔趁這個時陣拚性命一尾繼一尾泅走。

阿昌無去逐魚仔。伊緊欲共阿換牽起來。

水無蓋深，不而過阿換阻一倒，跤骨小可仔袂接力，伸手等待阿昌來共摸。

阿昌共阿換插起來的時，阿換感覺著家己的下身有啥物流出來。伊犁頭看溪水，猶是清清。等待兩個人轉去到厝，阿換去換衫仔褲，才知來洗矣。

欲轉大人矣。阿換誠想欲共阿芬講這項代誌，猶閣有，伊親像已經知影家己意愛的人是啥人矣。

阿換十三歲這冬，總督府下令建造的桃園大圳總算是咧欲起好矣。大圳起好，就較毋免驚洩旱，種作嘛會較順序。逐家攏向望好年冬，歡喜大圳完成。

一日下晡，南仔的囡仔伴來揣兩兄弟仔。個相招欲去無佬久了後，就會成做大圳一部份的彼个埤仔耍，順繼掠寡魚仔轉來煮。

阿換無綴咧去，伊拍算共厝內摒掃清氣，閣共灶跤款款咧。

等到軟晡，山頂彼片的烏色雲炆落來到山跤。雷公爍爍幾若擺，有的無啥明，有幾改響甲會驚死人。了後無佬久就落雨矣。

都欲食飯矣，閣看無兩兄弟仔的形影，阿娘問阿換，敢知影兩個兄哥去佗位？

阿換照實講。

阿娘氣掣掣，愛阿爸緊去共兩個戇呆耷轉來，伊會佇厝裡共藤條攢予便，等兩兄弟仔轉來就掙予個哀哀叫。

外口烏天暗地。雨愈落愈大，若天公伯仔欲共積規冬的雨水攏佇彼工落予了相仝。佇厝內的兩人等個爸仔困，等到雨欲落煞矣，閣無消無息，煞完全食袂落飯。

等到半暝，阿爸總算轉來厝。毋過，綴伊做伙轉來的人，是庄仔內的大人，無阿昌和南仔。

「雨落傷大，埤仔的水漲甲足懸，根本無才調揣人。」一个厝邊按呢講。

阿爸面色青恂恂，坐佇椅仔頂，全然講袂出話。阿娘聽著強欲死死昏昏去，阿換佇邊仔緊共伊插牢咧。

隔工透早，庄仔內的人閣去埤仔遐門撈。

三个囡仔攏揣著矣，毋過，嘛攏無去矣。

兩個兄哥的喪事處理好勢的成個月後，阿娘共阿換叫來講話。

「本底阮按算予你佢阿昌做翁仔某，今這馬攏去了了。現此時，阿爸和阿娘無才調閣共你飼，恐驚愛閣共你分人矣。」

阿換了解阿爸、阿娘的苦衷，彼暝就共包袱仔款好，等待販梢隨時來弄伊離開。

三冬，講長無長，講短嘛予一个查某囡仔查查仔體會著人情世事。家己的名號做「換」就是伊的命運，若是一張字紙，薄縐絲裂咧就破；嘛是一份契約，毋過價數是由在別人喝。若準有法度予伊做決定，伊甘願共家己送予天公伯仔，換兩個兄哥倒轉來阿爸阿娘身軀邊。

這改來厝裡弄阿換離開的販仔，是一个查埔人。

阿爸阿娘佇廳頭佮彼个人拍契約，阿換恬恬佇邊仔等。

無佬久，一場買賣就講定。

欲走進前，阿換跪佇兩個序大人面頭前，磕頭拜別。

這個查埔人生做烏鼠仔面，兩蕊目睷細細蕊，喙尖尖，毋過，伊體格粗勇，佮伊的面全然鬥袂起來。規逝路，查埔人攏激一个面腔，阿換行較慢，伊閣會共響。

阿換出聲問查埔人：「咱欲去佻位？」

「臺南。」

拆車票的時，查埔人愛阿換就倚佇伊的邊仔，袂使離伊傷遠。阿換咧想，彼个人親像驚伊走去彼款，像伊按呢跤無拄好，哪有可能偷走？連鞭嘛予人掠轉來，何乜苦咧。

規逝路，查埔人若像袂枵，阿換是腹肚直直響。就算是路途遙遠，佢無佇半路食物件。

落車了後，沿路攏無講話的查埔人總算出聲，毋過是共阿換放刁。「綴我綴予牢，袂使半路偷走。若無照我的規矩，你就毋是跛跛，會予你斷跤斷手。」

離開鬧熱的臺南車頭，查埔人糸阿換行過一條閣一條的巷仔。路愈行愈遠，巷仔嘛愈狹。落尾，查埔人佇一間人家的頭前停落來。

暗趁趁的一間低厝仔，一片簾仔佇門跤口隨風颺來颺去。門無關，一葩油燈佇內底咧光。火若天星，幽幽仔閃爍。

查埔人行頭前，阿換佇伊後壁。

一个查某人佇內底。

無偌大間的廳頭，一塊低桌仔，閣有眠床。

桌仔頂的燈火照著查某人的面。伊畫眉點胭脂，頭毛髹髹無盤起來，衫嘛穿無好勢，半麗倒佇舒草蓆仔的眠床頂。彼个查某人恰汐止抑是桃園的阿娘全然無成。

查某人共阿換攞手。「來，阿妹仔，你叫啥物名？來阿娘遮，予我看一下。」

伊的聲音小可仔沙沙，親像貓仔罔揣老母直直叫，結果叫甲梢聲按呢，予人聽著會有淡薄仔毋甘。

阿換跛那躑那行向前。

彼頂眠床頂有枕頭，有棉襪被，倒佇頂面應該真緊就會睏去。

阿換足忝的，伊真想欲倒佇遐睷。上好是，規暝攏無眠夢，會使一醒就睷到天光。

「食飽矣未？」

阿換幌頭。

「當咧大，袂使無食。」娼頭大聲喝。「阿美仔，來共小妹煮去灶跤食寡物件。」

廳的後壁閣有兩個隔間，對內面行一个查某囡仔出來。

查某囡仔懸阿換欲到規粒頭，目矚誠大蕊。伊喙角一粒痣，細細粒仔，若像一粒烏麻仔牢佇遐無拚掉。

「煮飯的阿桑轉去矣，賭一屑仔糜。」阿美仔共鍋仔內的番薯簽糜攏副清氣，貯予阿換食。

啥物攏好。準講是清糜，有通予食，較贏枵過暝。

食飽，阿美仔愛阿換綴伊去房間。眠床無偌大，兩個查某囡仔睷做伙，拄仔好。

「你對佗位來的？」

「桃園。」

「遐爾遠喔。若我，是臺中人」

「你敢知影你予人賣來查某間？」阿美仔繼咧問。

阿換聽人講過，出世歹命的查某囡仔，若出運，予人做新婦仔，等到另日大漢，嘛會是大家。若無，一手轉過一手，上尾就是墜落煙花界，逐日予無熟似的查埔人躡躡身軀。

「我嘛毋知影。」

準講知，猶原無法度改變家己的運命。阿換早就體會這個道理。

阿美仔講伊十五歲，來臺南兩冬。伊佇年初就開始接人客。自本伊算是遮的妹仔，摒掃、洗衫、揸飯菜予阿娘佢拄走無佻久的阿姊食，有的無的工課，攏愛加減做，這馬阿換到位，伊總算會使管一个矣。

隔工，阿娘愛阿美仔對衫仔櫥僂兩軀衫予阿換。紺色的舊衫就算縫紉過幾若擺，手腕攏洗甲薄薄矣，嘛比家己紮來的衫閣較新。

「你這馬穿有淡薄仔較大領，毋過，查某囡仔咧大誠緊，免煩惱，閣一站仔就合軀矣。」

阿美仔共阿換偷講，除了伊，閣有一个號做阿卿的查某人會佢人客約佇遮。阿換問伊緣故。

「伊嫁翁矣喔，聽講嫁了無好，個翁婿欲食毋討趁，毋才愛閣轉來趁。」

阿昌和南仔過身，家己閣淪落查某間，日子若薦去的樹葉仔隨風飛，阿換毋敢去想嫁翁抑是未來的代誌。

伊猶閣免接客。毋過，阿娘愛伊平常時仔就斟酌聽，詳細看，骨力學。嬖間無咧飼閒人，伊是遮上細漢的，無人做的穉頭若看著，就愛提來做。

個的店細間，無親像新町抑是末廣町遐的所在有較濟好額人咧行踏。毋過，按呢嘛有一步好，就是來交關的人客，毋是老顧客，就是個紹介的人。

阿美仔有時予阿換欣賞好人客送伊的水粉抑是耳鉤，嘛捌共衫仔掀起來，予伊看夭壽骨的查埔人佇伊的奶仔頂頭留的齒號。阿換看甲會驚，向望另工袂拄著彼款歹人客。

一日的暗頭仔，一个二十桶頭的查埔人雄雄對外口從入來。

查埔人面仔紅記記，那像共規甕燒酒攏淋落去腹肚相仝。伊蹣咧蹣咧，生狂走入來的時，無細膩搥著門框。

嘮！

彼工拄仔好無做生理。阿娘恁阿美仔去竹篙厝揣伊較早的查某囡仔伴，猶未轉來厝。阿桑無佻久進前暗頓款好就離開。規間店賭阿換一个。無人通開講，伊坐佇門廳那拍蠔仔那等兩人轉來。

阿換對這個查埔人無印象。

「頭家，阮今仔日無做生理喔。」

查埔人直直欲搥入去房間，喙內那唸「文仔」這個名，無聽著阿換欲阻擋伊閣繼續行。

阿換頭擺拄著這款情形，驚甲心肝頭唎撲跳，想講無大聲共喝哪會使。「喂，共你講阮今仔日無做生理矣，好轉去矣啦！」伊用家己上緊的速度去共查埔人擋咧。

這改換查埔人掣著，無張持跋倒吭跤翹，煞共阿換嘛做伙摸落去塗跤。
查埔人攬著幼茁的阿換，叫是伊的愛人仔，拚性命咬，全然毋願放手。
阿換強欲驚死，手直直掰，跤拖咧躡，大聲喝緊共我放開！

查埔人目睷猶沙微沙微，毋過總算是小可仔清醒，知影家已摺毋著人，
窻條放開。是講伊咁酒咁甲醉茫茫，跔袂起來，軀跔塗跤喙開開哈酒氣。

阿換去灶跤。出來的時，查埔人閤倒佇遐，攏無振動。伊跔落去伊的身
軀邊，欲共手捧的彼杯茶予伊咁。

查埔人的頭殼毋知幾斤，架佇阿換的手骨頂頭，重篤篤。阿換強欲接載
袂牢。

「阮阿娘佻阿姊出門矣，賭我顧厝。今仔日誠實無開店，頭家小等若較
精神矣，就好轉去歇睏。」阿換知影這個查埔人頭拄仔共伊攬咧咬，毋是存
心欲共伊侮辱，苦勸伊離開遮。

查埔人身軀是一塊今仔才做好的軟膏膏麻糍，燒燙燙倚佇阿換邊仔，連
阿換嘛規個人溫度衝懸。

阿換氣力傷細，無法度共伊摸起來。

當咧煩惱，阿娘佻阿美仔轉來矣。

「哎喲喂，許桑，你嘛較拄仔好咧。」阿娘一入門就喝出聲，閤門插查
埔人起來。

阿美仔共阿換使目尾，愛伊和阿娘做伙共查埔人扶插去房間。

阿換落尾才知，「文仔」就是予人贖身離開遮的彼个阿姊。

彼暝，阿娘代替阿文姊安搭這個查埔人。

「伊是新化一个好額人的後生，厝內咧做布料生理，田園嘛幾若甲。自本攏是佇五條港遐揣姑娘，出手誠慷慨。一擺佢人來這搭仔參詳代誌，彼个人共阿文姊紹介予伊，無疑悟就牢咧矣。」

阿換倒佇眠床聽阿美仔講許桑的故事。

「閣來咧？」

「阿文姊毋是生著佻嬌，毋過，伊講話輕聲細說，許桑迷甲想欲共伊贖身，娶轉去做某。人兜是富戶呢，爸仔母哪會甘願？就共伊關佇厝內毋予伊出門。」

「阿文姊去佗位矣？」

阿文姊等無許桑來娶伊，人感心，逐工憂頭結面。一个倚佇高雄鼓山跤咧開油行的陳的，嘛誠意愛阿文姐，落尾共伊娶走，去做伊的後岫。

這是阿文姊離開了後，許桑第二改來遮。

伊想欲張看覓咧，看有法度閣拄著阿文姊無。想袂到無等著阿文姊，煞成做頭一个攬阿換的人客。

「等到阿換欲接客彼一日……」阿換毋知影許桑彼暗就共阿娘注文。
「愛會記得冗早共我講，我才來。」

來臺南這段時間，阿美仔就親像二姊全款，對伊誠好。逐月日，佢兩人會揣幾工仔去市內行行踘踘咧，阿美仔就用伊的錢買寡啖糝來做伙食。嘛會共阿換講伊想欲早一日恰阿文姊相全，揣著會使倚靠規世人的查埔人。

阿美仔十歲就予人賣來臺南，毋捌轉去過臺中。「阮阿娘青盲看無，是阿兄共我賣掉的。」伊共阿換講過，另日若是有才調嫁予像許桑彼款好額人，想欲共個阿娘恁過來。

暗間仔的查埔人來來去去，有少年人有老歲仔，較捷來的嘛是半老老，差不多恰阿娘頂下歲的人。遐的查埔人來遮，毋是欲揣家後，是為著欲解決家己身軀內底彼葩燒甲當炎，當猛的欲望之火。

「你愛學司奶。」阿美仔教阿換按怎安搭人客，親像咧搬戲，那講那比，閣佇阿換身軀軀咧。欲睏進前，兩個查某囡仔佇房間內滾耍笑，講話講到阿娘人來冒，講恁兩個嘛較差不多的，明仔載是毋免做生理諾？緊睏啦！

日時咧摒掃抑是暝時欲睏的時，阿換當時仔會想起二姊。二姊敢會恰伊全款，予人賣去查某間？若準是，伊凡勢早就咧接客矣。二姊自細漢就好笑神，閣是厝內三個查某囡仔生著上孃的，向望伊拄著好人，到老攏是過好日子。

阿換十五歲彼冬的二九暝，阿娘照例叫阿桑彼工免來。阿換恰阿美仔做伙款幾項菜閣有燒酒，阿娘刁工去吩咐一隻雞仔轉來，無偌大的飯桌頂頭攏是好料的，真腥臊。

「小等咧有人客欲來。」阿娘愛個慢且動箸。

一睏仔了後，有人對外口那行人來那喝：「有人佇咧無？」

來矣。

是許桑。

佇這個規家伙仔愛團圓的日子，許桑無踎新化佾序大人食飯，顛倒來這個跤梢間仔佻個圍爐。

和頂擺無相襯，許桑今仔日欲來進前無磕著酒，人是清醒的。伊講恭喜喔，尾後家已行人來食飯廳。

阿換佻阿美仔兩人捎無摠，毋知影這個阿舍哪會新正年頭來遮圍爐。自細漢，阿換毋捌佻查埔人仝桌食飯，攏愛等到阿爸、阿兄食飽才會當去食早就冷去的飯菜，看著許桑行人來就上桌欲佻個食飯，險險仔跋落椅仔跤。

許桑坐佇阿娘佻阿換中央。

「恁兩個目睭毋免褓甲遐大蕊。許桑講頂改共阿換驚著誠歹勢，今仔日專工來會一下失禮，順繼包晝年錢予咱好過年。許桑，我講的敢著？」

阿娘講煞，許桑隨對伊的褲袋仔內摸一疊紙票出來分。「著著著，來，有人有份。」

規頓飯，許桑攏咧講就欲完工的新運河水道工程。「閣無佹久就會起好矣，我熟似一个市役所的職員，伊講通航式彼工，會有藝陣表演，我恁做伙去看鬧熱。」不而過，伊那講，目睭不時就對阿換的身軀相過去。

食飯飽，兩個查某囡仔收碗盤洗碗箸，阿娘佢許桑坐咧椅仔頂等。

「阿換，等咧阿美仔佢我欲出門去奕骰仔，許桑欲出去行行咧，你綴伊去。」

阿美仔知世事，了解阿娘的意思。

阿換慇慇仔講：「按呢敢妥當？我行路足慢。」

毋好嘛愛好。約束講定，四人分兩路，一對往西行，另外一雙向北去。

許桑沿路問阿換佇佗位出世？愛食啥物？捌去市內迤迤過無？

阿換照實講較濟，干焦一項佻慇，就是許桑問伊進前有意愛的人無？

「無。」阿換心肝頭有阿昌的身影浮起來，毋過，連鞭就隨海湧漂流，流去甲遠遠的所在。

凡勢是拄食飯飽，路裡袂少人親像個兩人相仝咧行跤花。

新正年頭的街仔路，鼓仔燈一粒一粒若紅色的花莓，吊佇頭殼頂閃爍，隨風幌，綴風搖。毋知敢是有咁淡薄仔燒酒的關係，阿換的頭小可仔楞楞，行路毋但慢閣會顛。許桑綴阿換的跤步，沓沓仔行，愈行愈倚阿換的身軀，落尾規氣共阿換的手牽牢咧。

轉到店的時，阿娘佢阿美仔猶未轉來。

入門口，許桑對阿換講：「你行遐濟路，定著足忝矣，來，許桑共你抱入去房間歇睏。」

阿換這擺無躡無踢，規身軀放軟，在許桑共抱牢咧。許桑共伊抱入去阿美仔平常時咧接客的彼間房間。

天篷有一隻蟾蟲仔，攏無振動，答答答答叫出聲。

許桑咧褪衫。阿換倒佇眠床頂，目睷金金看彼隻蟾蟲仔四跂開開貼佇壁角，恬恬等待伊的頭一個人客。

自彼暝了後，許桑定來揣阿換。

一擺，阿換問伊敢閣會數念阿文姊仔，許桑吐大氣。「閣較按怎掛意，伊嘛是人的家後矣。」伊共阿換攪咧。「莫講彼種使人厭氣的代誌，後日運河開通典禮，咱來去行行咧。」

一九二六年四月，州廳辦新運河開通儀式，大天后宮的鎮南媽歡喜，嘛出巡繞境鬥慶祝，猶有藝閣、北管團佮幾若个商團列隊遊行，鬧熱滾滾。

許桑照品照行，恁阿換佮阿娘和阿美仔鬥陣去看鬧熱。

街仔路的人插插插，阿換規路攏予許桑的手牽牢咧。個誠無簡單睭去到水岸仔邊。

阿換頭一擺看著現代化的船仔，規隻漆白色，船仔頂插一枝紅字白底的布旗仔，綴風撇咧撇咧。

嗚——船仔響一聲。阿換掣一趔險險跋倒，許桑緊共扶咧。

阿換心肝內當咧想好佳哉的時，閣較遠的彼片，有人大聲喝咻：「救人喔，救人喔！」

眾人聽著聲，攏幹去看到底是啥物代誌。

阿換嘛想欲看，許桑講可能無細膩摔落去水裡，哪有啥物好看？

「敢誠實是按呢？」伊想起著阿昌佮南仔駐水彼層代誌。

隔幾日，阿美仔共阿換講：「你敢知影，彼工落落去水裡的是一个佢咱全途的查某人。聽講伊是新町的藝旦，為著無法度佢意愛的查埔人做伙，才會想欲規氣跳落去死死咧。」

「你哪會知？」

「我的人客講的。」

通航典禮結束了後，有一站仔許桑無消無息。阿換淡薄仔驚惶，伊問阿娘，許桑毋知去佢位，哪會攏無來？

彼時陣用心計較共兩人揀做伙的阿娘，煞叫伊毋通佢人客跋感情。「好額人開錢是欲消啟一下，愛會記得咱是婁，袂使傷過數想欲佢人結連理。」

許桑閣來店裡，是兩個月後。

阿換面頭前的許桑消瘦落肉，看起來誠落魄。

「你是走去佢位覷？」

許桑共阿換攪咧。「毋知佢一个報馬仔去共阮阿爸講咱的代誌，伊毋准我共你贖身，愛我緊佢你扯扯咧。」

許桑流目屎。

無法度，阿換看會出來，許桑的運命無才調家已發落，欲做許阿舍的囡，就愛接受伊的安排。

「我毋甘願予個決定我欲娶啥物人。」

毋甘願嘛無法度啊。阿換想起著阿娘講過的話，按算苦勸許桑，兩人規氣到遮為止。

許桑實在懊惱。

伊想欲規半晡，了後開喙問：「阿換，抑是咱兩人來去跳港？」

阿換想袂到，許桑上尾會想欲用按呢解決問題。

家己的一生行到這個坎站，敢講已經進無步退無路？阿換心頭亂操操，想欲做決定，又閣掠決定愛怎樣做較好。

彼暝，阿換共阿娘佻阿美仔講伊和許桑欲出去盪一下。

阿娘半麗倒佇眠床食薰，目尾共掙一下。「知影愛轉來乎？」

「著啦！著啦！誠久無見著面矣，出去糖甘蜜甜一下。」阿美仔刁工共阿換鬪。

雙人出門行一段路，許桑招著一台牽車。

「載阮去新町。」

佢跔上車。沿路，許桑佻阿換的肩胛頭不時相倚。

許桑共阿換的手牽予牢牢攏無放。阿換感受著伊的手誠大誠軟。彼雙手是自細漢到今，毋捌做過粗重的好命手。

毋知猶有偌久才會去到運河。阿換真想欲問看覓，毋過就是講袂出喙。

下晡落過一陣雨，溼澹的氣味到今猶未全然消失。毋過，這暝的月娘毋但圓，閣光，實在真嬌。

車顛咧顛咧，有時行大路，有時走暗巷仔。阿換的頭殼戡甲眩眩，小可仔想欲吐。

終其尾佢到位矣。兩人落車，行到水岸邊。

阿換咧想，這個所在佻彼工落落去水裡的查某人倚的敢有仝位？

水面嘛一粒月娘，是無圓的月娘。

許桑吐大氣。「阿換，這個無情的世間無允准咱的幸福，若按呢，咱做伙去另外一个世界。」

伊猶想欲閣講話，阿換煞突然間出力共伊的手甩掉。

「我無愛死。」阿換越頭，起跤就走。

毋管許桑佇後壁佢大聲咧喝伊，阿換用家己走袂緊的雙跤拚性命從，攏無回頭。伊決定欲用家己的雙跤換一个想欲過的後半世人。

水岸邊，許桑孤一个人倚佇遐，看伊的愛人仔形影那來那遠。

港邊的風有淡薄仔透，許桑起畏寒。

月娘光光。

這個暗暝，看起來猶閣誠長。